

大地嘆息

美國威爾特原著
黃嘉音譯



上海西風社發行

美國威爾特原著

黃嘉音譯

西風叢書
第三種

大地的嘆息

上海西風社發行

民國二十八年四月
民國二十九年四月
民國二十九年三月
民國二十九年三月
初版
再版
三版
四版

版權所有
必究

THORNTON WILDER:
"THE WOMAN OF ANDROS"
TRANSLATED BY HUANG CHIA YIN

大地的嘆息

原著者 美國威爾特

翻譯者 黃嘉音

發行人 黃嘉音

發行所 西風社

上海(23)膠州路一八六號
電話 三九五七八

譯者的話

『大地的嘆息』是我所深愛的一部小說。四年前，當我還在大學裏讀書的時候，在暑假期間，我看到了這本書，當時曾經被它所深深地感動。過後我再看了兩遍，便在那一年的假期中給譯出了。

當時曾經想要把它發表出來，可是始終沒有機會。今年在病中百無聊賴的時候，偶然檢出了譯稿，再看了兩遍，還是很喜歡它，於是便在西風副刊中給連載發表了。

I

對於這本書，我特別喜歡克萊茜絲的思想與人生哲學。在她看來，『人類的天性再也沒有許多可驚異的地方了。』她以爲『在各種天才之中，善良是最難得的。』她不但主張一個人要英勇地生，也要『英勇地死』。她『不相信我們所遭遇的事情是重要的』，她以爲最重要的還是『內心的生命』。她說『我們應該自

己做些事，我們應該盡我們的能力，使我們自己渡過一生。』她還叫我們『要做自己，做個真真的自己。』末了，她說：『我遭遇世界上最不幸的事，然而我稱讚世界以及一切生物。所有的一切，都是美好的……我是一個愛一切的人，一個接受諸神所賜的光明與黑暗的一切的人。』她勸我們也要這樣做。

對於翻譯，我始終以爲在兩種文字語意能夠相同的時候，便應該忠實地把它照譯出來，遇到兩種文字習慣不同的時候，那祇好憑譯者的技巧去意譯了。至於甚麼地方應該怎樣譯法，那就得由譯者的天良去判斷。

我翻譯這一部書，也是根據這個原則下手的。其中有一兩句譯出不如不譯的，我使大胆地給刪去了。譯文曾經修改了好幾遍，也請兩位朋友看過，可是還是有許多覺得不能滿意的地方，那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我熱切地歡迎讀這本書的朋友，對於任何方面予以指正。

黃 嘉 音
廿八年九月廿三日

大地的嘆息及其作者

周作人先生在看雲集的娼女禮讚中有過以下的一段話：

『哈爾波倫 (Heilborn) 是德國的醫學博士，著有一部異性論，第三篇是論女子的社會位置之發達。在許多許多年的黑暗之後，到了希臘的雅典時代，才發現了一點光明，這乃是希臘名妓的興起。這種女子在希臘稱作赫泰拉 (Hetaira)，意思是說女友，大約是中國的魚玄機 薛濤 一流人物，有幾個後來成了執政者的夫人。』因了她們的精鍊優雅的舉止，她們的顏色與姿媚，她們不但超越普通的那些外宅，而且還壓倒希臘的主婦，因為主婦們缺少那優美的儀態，高等教育，與藝術的理解，而女友則有此優長，所以在短期中使她們在公私生活上佔有極大的勢力。』哈爾波倫道：

『「這樣，歐洲婦女的精神的與藝術的教育，因賣淫制度而始建立。赫泰拉的地位可以算是所謂婦女運動的起始。」……』

本書便是以這現代西洋哲學美術文化發祥地的古希臘為背景，所說的是在希臘藝妓制度與種族歧視偏見下的一個可歌可泣的戀愛故事，一個三角戀愛故事。可是所難得的是這戀愛故事既不庸俗，更不落常套。男主角是一位有思想有認識的天才青年。正與現代青年一樣，他時常沉陷於思考人生問題的苦悶中；他對於人生的理解，不是普通一般享樂主義的執袴子弟所能望其項背的。兩位女主角是一對異邦的姊妹花，她們在希臘沒有公民的地位，沒有公民的權利，她們是無情社會的棄兒，被輕蔑，被鄙視；可是她們是自由的。她們有天生的美質，秀麗的容態，為一班希臘青年所讚賞崇拜，為每個希臘主婦與少女所稱羨妒忌。妹妹是一位天真未鑿的熱情女子，姊姊是一位超特不羣，存心為流離失所的悲苦人羣造福的藝妓，就是所謂『安多士的女人』。

這故事是根據古代希臘名喜劇家托蘭士（Terence）的處女作『安特利亞』（Andria）改成的。原來劇本的情節，祇是說在流離失所的悲劇中，產生了一個巧合的戀愛故事，最後誤會冰釋，得以團圓。這種公式化的故事，在我們看來，覺得沒有多大意義，因為這種情節未免有做作之嫌，而且在古代希臘那種種族成見極深，女子毫無社會地位，婚姻完全由家長包辦的不合理社會制度之下，會發生這樣的喜劇，那實在有點牽強，有點講不過去了。

威爾特這本小說的前部，完全以托蘭士的喜劇為根據，故事中的人物也沒有多大改變。他祇擷取這喜劇的精華，參詳古代希臘的民間習俗，把它改成一個合乎理想與人情的偉大悲劇。托蘭士的安特利亞與威爾特的大地的嘆息很有幾點不同的地方，我們不妨在這裏提出來說一說：在托蘭士的喜劇中，格莉茜蘭與斐南明娜同為雅典人克林美斯的女兒，她在與凡尼亞叔父同往小亞細亞的途中，船為風浪所破，凡尼亞叔父因此喪生；格莉茜蘭被某安多士人拾為養女，與女兒克

萊茜絲一同長大，儼如姊妹。後來這安多士人死了，這一對患難的姊妹花便一起到雅典來，在那兒西摩的兒子彭比拉斯與格莉茜蘭發生熱烈的戀愛。可是彭比拉斯早由父親作主，將與克林美斯的女兒斐南明娜結婚，因此青年戀愛的熱情與社會的傳統勢力，發生了激烈的衝突。克林美斯向西摩抗議其兒子的行為，預備解除兩家的婚約。後來有一位曉得內幕的表兄從安多士來，把這秘密揭開了，克林美斯才曉得原來格莉茜蘭便是自己失蹤已久的長女，便毫無異議，讓彭比拉斯與她結婚，於是『有情人終成眷屬』。

威爾特不但把格莉茜蘭認作萊茜絲的真妹妹，而且把故事的發生地點從大城雅典搬到小島勃黎諾斯去了。最後雖然也有彭比拉斯與格莉茜蘭終成眷屬的把戲，但是緊跟下去便是死別的大悲劇。這正表現了人生的幻滅，人事的無常，襯托出永訣的悲哀，形成了一個極有力量的人生悲喜劇的對照。

威爾特的文筆流利清新，情感豐富，故事的結構又緊密動人，富有詩趣，全

篇讀來儼如一首長篇的散文詩。本書在美國出版時，曾經得到讀者的熱烈擁護與歡迎。

作者以一八九七年四月十七日生於美國威士康生的馬的遜地方。父親亞摩士派克，爲名新聞學家，母名伊莎伯拉。其父於一九〇六年被任爲美國駐香港總領事，復於一九〇九年至一九一四年改任爲美國駐滬總領事。所以作者的初期教育，有一部份是在中國烟台等地得到的。一九一五至一九一七年爲奧伯林大學學生。一九二〇年得耶魯大學文學士學位。一九二〇至二一年到羅馬進美國研究院。後爲美國紐傑西魯蘭斯維爾學校教員及校長。一九二七年斷橋(*The Bridge of San Luis Rey*)出版，得該年普理哲文學獎金，於是文名大盛，一躍而躋於國際文學作家羣中。一九三〇年大地的嘆息出版。一九三〇年後爲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現有兄弟姊妹五人，行二。每年於講授之餘，以六個月從事於著作生涯。茲將其作品書目及出版年表列下，以作參考：

一九二五年

卡巴拉 (*Cabala*)

一九二六年

號角將鳴 (*The Trumpet Shall Sound*) (四幕劇)

一九二七年

斷橋 (*The Bridge of San Luis Rey*) (得普理哲文學獎金，已有中譯

本，曾盧白譯，中華書局出版。)

一九二八年

戲水的天使 (*The Angel that Troubles The Water*) (爲一種富有散

文詩意味之戲劇對話，係劇壇上的一種新嘗試。)

一九三〇年

大地的嘆息即安多士的女人 (*The Woman of Andros*)

一九三一年

悠長的聖誕晚宴及其他 (*The Long Christmas Dinner And Other*

Plays) (獨幕劇集)

一九三三年

愛及愛情療治法 (*Love And How To Cure It*) (法語表演訓練術)

一九三三年

小說教育文集 (*Omniibus Education of Novels*)

一九三三年

劉克里斯 (*Lucrece*) (譯自 Ander Obey 原著 *"Le Violede Intreec"*)

一九三四年

天堂是我目的地 (*Heaven's My Destination*)

前言

這篇小說原名安多士的女人（“*The Woman of Andros*”），前部是根據托蘭士（*Torrence*）的喜劇安特利亞作成的，托蘭士的喜劇是根據美蘭特（*Menander*）所著的兩齣希臘戲劇而作，該兩劇本現已失傳。

大地的嘆息目次

譯者的話.....(一)

大地的嘆息及其作者.....(三)

前言.....(IX)

大地的嘆息.....(一)

附錄.....(一〇五)

地球一邊轉動一邊嘆息着；夜的陰影漸漸沿地中海爬去，亞洲被遺棄在黑暗中了。那有一天將被稱爲直布羅陀的大岩石，保持長時間紅色和橙黃色的曙光，同時對岸亞特拉斯羣山的明亮面，顯出深藍的山谷。那不勒斯灣四週的洞穴，轉入更黯淡的陰影中，從黑暗中發出鏗鏘澎湃的聲浪。希臘的勝利和埃及的智慧，都早已消逝了，可是夜晚的來臨，似乎叫它們恢復那已失的榮譽，那不久便要被稱爲『聖』的土地，在黑暗中準備其偉大的使命。海是大得夠包容各種氣候的：暴風雨襲擊着西西利及其火山的週圍，可是尼羅河的水，却波平如鏡。一陣輕微的和風，吹縐了愛琴海水，希臘的各小島，在那黃昏時候，感到一番清新的涼意。

那最快樂的無名小島勃黎諾斯，歡迎這一陣微風。黃昏是悠長的。波濤活躍地拍擊着這小港的海岸，它的聲浪有一會兒是被女人的閒談聲，被男孩的呼喊聲，被小羊的啼叫聲所掩沒了。當頭幾盞燈光出現時，女人們便休息了；空氣中

一充滿着關閉店門的聲響，男孩們的聲音便消滅了；最後，祇有在酒店中以象牙算具賭博的男人們的嘈雜聲，和海中發出的聲浪混和着。一陣雜亂的星光，照着佈滿山坡的一排排小屋，也照着當街道用的曲折的石級，預示月亮就要上昇。

這些酒店開設在水邊草率鋪成的方場上，其中一家，有五六個島上的父老坐着賭博。到月亮上昇時，其餘的人都散了，祇有西摩和克林美斯還逗留在那裏。西摩是兩月棧房的主人；他是一個商人，有三隻船不斷地在各島間往來着。他們已經賭完了；算具放在他們中間的桌子上，他們想到回家所要走的長路，穿過那幽靈似的橄欖林，他們長嘆了。西摩覺得比平日更疲乏；因為中庸之道告訴我們說，每天運用腦子超過三小時，去思慮貨物和賬目的事，一定要感覺疲乏的，可是他那天却花了五小時去辯論和做買賣。

『西摩，』克林美斯突然鼓足勇氣，把一件長期延擱的不快的事提起來說，『你的兒子現在已經二十五歲了——』

西摩呻嘆着，因為他看見他向來所規避的問題又提出來了。

『已經四年了，』克林美斯接下去說，『從你頭一次說青年不應該被他的老頭兒強迫結婚的時候算起。實在的，從來沒有人要強迫彭比拉斯。可是他在等甚麼呢？他在棧房裏幫你做事；他在競技場中運動；他在那安多士人的家裏聚餐。你要他過多少年這種生活，才會和我同意，也以爲他最好和我的女兒結婚呢？』

『克林美斯，得讓他自願來找我，我不願頭一個去對這孩子提起這件事。』

『頭一個！不是頭一個提起的，』西摩。我們兩家已經默認多年了，他要和斐

南明娜結婚。這件事是時常在提起的。青年們一天到晚都拿這件事跟他開玩笑。他完全明瞭我的女兒已經準備嫁給他了。那全然是因爲他的貪懶。全然是因爲他不情願負起做丈夫，做父親，以及做島上最前進的青年家長的責任的緣故。』

『他是一個懂事的青年。我不去強迫他。』

『那麼就決定了吧，他不想和我的女兒結婚。那是一種侮辱，她等了這許多

年，等他決定，她母親也早就在催我解決這一樁事了。也許我不該說出來，不過你們，你們兩個，由躊躇而延誤好事了。斐南明娜算是這些島上最健美的女子。她也善於料理家務。我們兩家的聯婚有種種的好處，西摩，用不着我來說給你聽。不過你兒子這樣耽誤佳期，我想他明明是要等別個女子去看中他。既然如此！從今晚起，我的妻子要去另外物色別個青年了。」

『克林美斯，克林美斯，他還祇二十五歲啦。讓他再玩一會兒，他們何必這樣早做丈夫與父親呢？他既好，又快樂。你的女兒也是這樣。讓他們自由一會兒吧。』

『孫兒！——那是我所想要看的。兩代之間不應當相離太遠。因為那對於風俗習慣是會有惡影響的。』

『催促他們趕快結婚會比延緩他們的婚事鑄成更大錯誤的。』

『唔，』克林美斯接着說，『我為甚麼希望這門婚事早點解決呢？還有一個